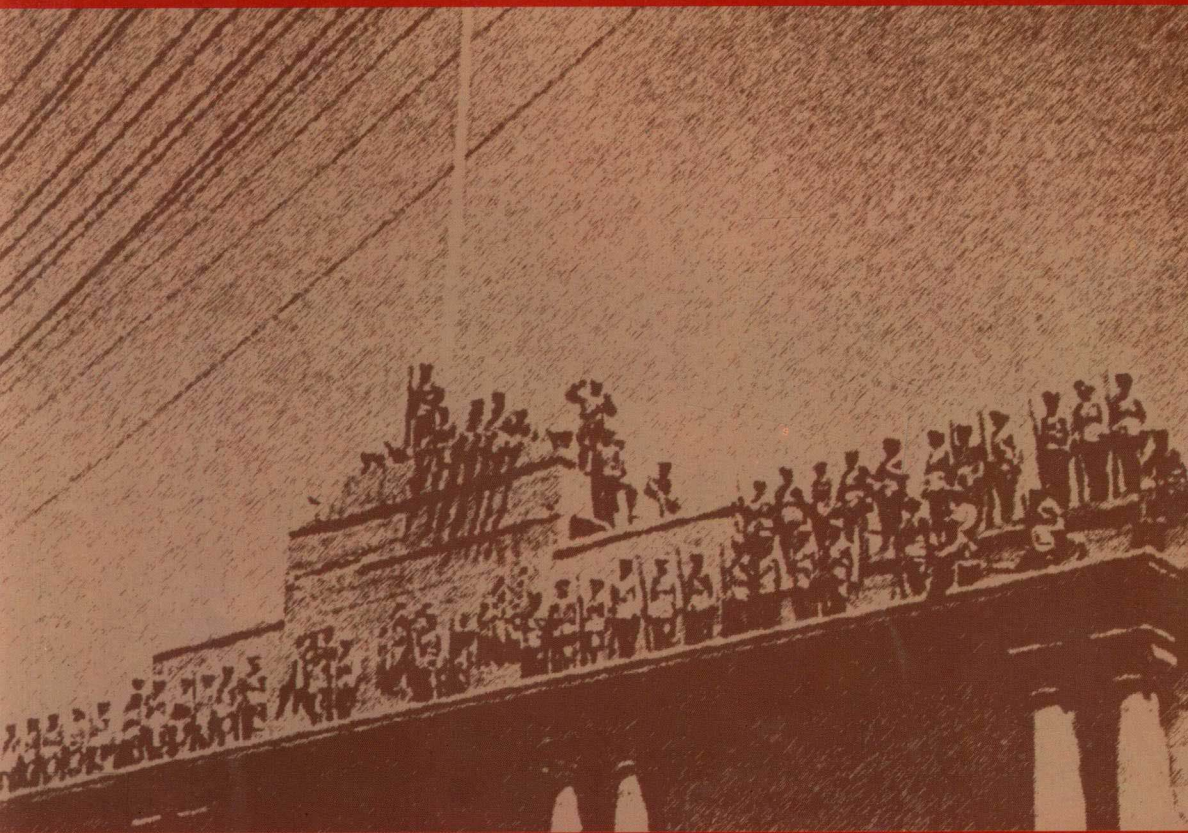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史丛书

薛庆超 著

从战略进攻 到全国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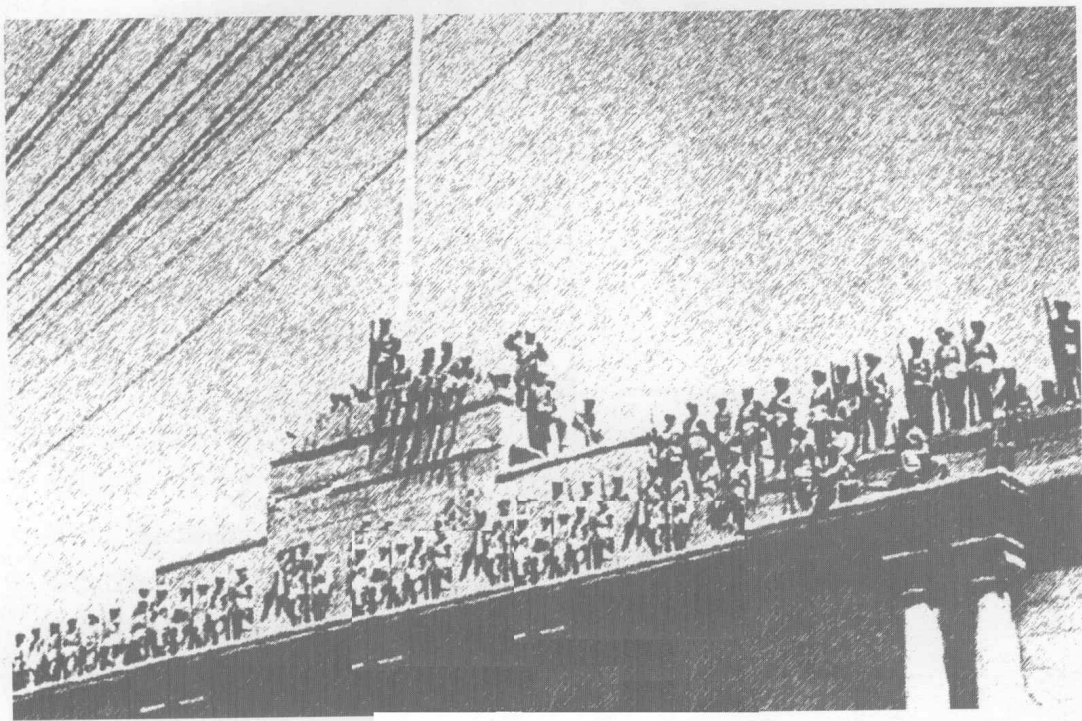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史丛书

薛庆超 著

从战略进攻 到全国解放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战略进攻到全国解放/薛庆超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2.1 (2014.4 重印)

(中国现代史丛书)

ISBN 978-7-220-08500-0

I. ①从… II. ①薛… III. ①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 IV. ①K26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70963 号

ZHONGGUO XIANDAI SHI CONGSHU

中国现代史丛书

从战略进攻到全国解放

薛庆超 著

策划组稿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刘周远 李洪烈
喻磊
邹小工 王泉语
戴雨虹
袁晓红
李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165mm×235mm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17

320千字

2012年8月第2版

2014年4月第3次印刷

ISBN 978-7-220-08500-0

25.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目 录

引 子	001
第一章 毛泽东决定发起战略进攻	003
第二章 刘伯承、邓小平率部揭开战略进攻序幕	013
第三章 刘邓野战军到达大别山区	019
第四章 陈谢集团、华东野战军进入中原战场	026
第五章 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	032
第六章 刘邓野战军实施战略展开	041
第七章 刘伯承、邓小平作出新的部署	049
第八章 邓小平纵论全国战局	055
第九章 毛泽东致电刘邓·解放军攻克洛阳	059
第十章 邓小平的“鲁山报告”	064
第十一章 建立扩大的中原局、中原军区	069
第十二章 著名的中原局“六六指示”	076
第十三章 陈毅就任中原局第二书记	082
第十四章 邓小平、陈毅畅谈中原形势	089
第十五章 邓小平传达中共中央“九月会议”精神	100
第十六章 中原野战军谋取郑州	105
第十七章 夺取重要战略枢纽 郑州战役大获全胜	112
第十八章 毛泽东部署淮海战役	121
第十九章 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	125
第二十章 歼灭黄百韬兵团、包围黄维兵团	131
第二十一章 全歼黄维兵团，俘虏兵团司令官	138
第二十二章 全歼杜聿明集团 斯大林的关注	145

长江、湘江一带是中国的富饶地带，中原是中国的心脏地带，而西北是中国的边疆



第二十三章	“红色间谍”，长期“潜伏”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153
第二十四章	邓小平主持中原局商丘会议		161
第二十五章	苏联共产党代表与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谈		166
第二十六章	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		171
第二十七章	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担任“代理总统”		179
第二十八章	国民党政府要求“和平谈判”		185
第二十九章	《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190
第三十章	国共和谈宣告破裂		197
第三十一章	中共中央对于华东的战略部署		204
第三十二章	渡江战役总前委《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209
第三十三章	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		215
第三十四章	毛泽东怒斥丘吉尔		221
第三十五章	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		225
第三十六章	“乘长风破万里浪”		231
第三十七章	刘伯承、邓小平挥师西南		237
第三十八章	各方面代表人物云集北平		246
第三十九章	毛泽东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251
第四十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261
后 记			264

引子

时间：1944年元旦。

这是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全国抗日战争刚刚度过最困难的时期，即将进入局部反攻的时候。

地点：中国西部黄土高原上的陕西省北部延安市。

此地为中国古代的著名北部雄关肤施。延安宝塔山下的石壁上至今保存着中国明朝的巨幅摩崖石刻：

“胸中自有数万甲兵”；

“泰山北斗”。

这些规模空前的石刻大字，仿佛在为中国未来的历史、在为延安未来的历史作出预言——1935年10月，经历了长征的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甘黄土高原，随后进驻延安，一直到1947年才撤离延安。但是，暂时撤离延安是为了永远得到延安，并最后得到全中国。两年以后的1949年10月1日——撤离延安两年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成为执政党，在延安窑洞中工作、生活，写下了一生中《毛泽东选集》中大部分著作的毛泽东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胸中自有数万甲兵”；

“泰山北斗”。

这些延安石刻上的内容成为中国的现实。

就是在1944年元旦，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刚刚走出山坳、正在出现局部反攻的曙光的时候，中共中央党校的一些干部乘坐一辆大卡车去给毛泽东拜年。大家互致问候以后，毛泽东向同志们畅谈了关于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战略思想。毛泽东说：江苏、浙江一带是中国的首脑地带，中原是中国的核心地带，而西北是中国的边陲



地带。中国革命要取得最后胜利，就非得解决心脏地带和首脑地带不可。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他早就在谋划着将中国革命推进到中原地区，并进而夺取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自古逐鹿在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1947年7、8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部署，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挺进中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战略行动，恰似一把利剑插进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心脏，它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华北、西北、华东等战略区的反攻和进攻相配合，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全国规模的巨大攻势，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一举扭转了整个战争形势，为夺取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动权一旦掌握到中国人民的手里，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就必然地朝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方向前进，并一直达到中国人民的目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两年多以后，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登上北京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第一章

毛泽东决定发起战略进攻

大别山区中国革命的“摇篮”，红四方面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诞生的地方。

1947年，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1947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解放区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英勇奋战，歼灭了蒋介石统率的国民党军的大量有生力量，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士气高昂，愈战愈强。而国民党军则由于人民反对，士气低落，大量被歼，兵源枯竭，后方空虚，开始走下坡路。国民党军虽然受到很大削弱，但总兵力仍然比人民解放军多出近一倍，并且从1947年3月起向山东解放区和陕北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妄图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这时，国民党军无论在数量上或者装备上都还占着优势。蒋介石继续获得美国大量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还有广大的国民党统治区可供搜刮，以支持其军事进攻。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还在继续进行。国民党军集中了31个旅共20万人进攻陕北解放区；集中了56个旅共40万人进攻山东解放区。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虽已被迫采取“全面防御”，但还保持着相当大的兵力。解放区的重要城市延安、临沂和张家口等还被国民党军占据着。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面临着严峻形势。

毛泽东是中国20多年革命战争造就出来的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以后，毛泽东曾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

全国解放战争进行一年以后，国民党军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了正规军97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共被歼灭110余万人，被迫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伟大的人民运动已经蓬勃发展起来，迅速遍及60多个大中城市，形成了



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总之，蒋介石无论是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打了败仗，“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这种历史发展的趋势，标志着中国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巨斗争以后，最后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基本成熟。

毛泽东总揽全局、见微知著。他认为，人民解放军不应等到国民党军转入劣势时才发动战略进攻，而是在国民党军刚刚出现颓势迹象的时候，就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因而，毛泽东规定人民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毛泽东是一位高瞻远瞩、富有远见的战略家。他及时抓住解放战争战局刚刚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苗头，果断决定，立刻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敌军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让人民解放军的主力打到外线去，直插敌军的战略后方，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改变整个战争态势的格局，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关于战略进攻方向的选择，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大别山区。大别山区是国民党政府战略上最敏感也最薄弱的地区。这里曾经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红四方面军（即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前身）的摇篮，人民群众觉悟高，有利于解放大军站稳脚跟，创建大块的新解放区。

连绵起伏逶迤百里的大别山脉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交汇地区，西跨中国南北大动脉平汉铁路，东至淮南铁路，北接淮河，南临长江。人民解放军进入这一地区就可以瞰制中原，威胁南京，进逼长江，直指武汉，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

毛泽东认为，进军大别山不能像北伐战争那样逐城逐地推进，而必须采取跃进的进攻形式：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国民党军的战略纵深，先占领广大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再夺取城市。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定由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担负进军大别山的光荣任务。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几万大军远离根据地，一举跃进到敌人的深远后方去作战，这种独特的进攻形式，是史无前例的。要实现这样伟大的战略计划，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当时，毛泽东既估计到跃进大别山的有利条件，又充分估计到了人民解放军到外线作战的种种困难，提出可能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毛泽东并告诫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要做充分的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选择由晋冀鲁豫野战军担负千里跃进大别山、进军中原、揭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这一重大战略任务，选择大别山区作为战略进攻的“突破口”具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晋冀鲁豫野战军是由红四方面军、八路军一二九师发展而来。而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地区正是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红四方面军成长、发展、壮大的摇篮。因此，晋冀鲁豫野战军是名副其实的大别山地区的“工农子弟兵”。派遣晋冀鲁豫野战军打回家乡，他们熟悉大别山区的民情与风俗，了解大别山区的历史与现状，人地相宜，深得军心，亦可深得民心。而且大别山区具有悠久的革命历史传统，一直有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和游击队的活动，可以为晋冀鲁豫野战军提供种种便利条件。大别山位于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和华中重镇武汉之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大别山，可以实现对国民党统治的“中央突破”，“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震撼和动摇国民党的统治，鼓舞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运动，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推动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1947年夏天，刘伯承和邓小平接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派遣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进军大别山、挺进中原的指示后，坚决照办，雷厉风行。一天，邓小平把冀鲁豫边区行署主任、晋冀鲁豫军区后方战勤总指挥部司令员段君毅找去当面交代说，刘司令员要我交给你一项任务，为渡黄河进行船只征集等各项准备。段君毅领受任务后，带领战勤总指挥部的领导成员全力以赴，经过几个月发动群众，按照刘伯承、邓小平的要求，如期赶造120只大木船，加上征集到的其他船只，共准备大小木船300余只；还组织和训练渡河负责干部、民兵和水手3000多人。刘伯承、邓小平非常重视渡河作战的准备工作，亲自进行检查。渡河前的一天，段君毅陪同刘伯承、邓小平和李达参谋长检查渡河准备。他们先到预定由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机关渡河的寿张县南孙口渡口，听取了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的汇报，刘伯承还亲自登船检查渡船的质量。

然后，刘伯承与邓小平等人乘吉普车向位山行驶，途中汽车左轮忽然陷进泥里，车子翻了。段君毅和李达参谋长赶快从车里钻出来，将刘伯承、邓小平扶起来。幸好都没有伤着。刘伯承平静地拍拍身上的泥土，找到掉了的眼镜戴上，忙问小平同志伤着没有。邓小平一面问：“刘司令员没事吧？”一面招呼说：“大家都来推车。”此后，段君毅又找来汽车，陪同刘伯承、邓小平继续前进。事后，一些将领闻讯，无不惊叹：“好险！大军未过河，两帅就翻车，万一有啥不幸，怎么得了！”

当时的军事形势是：从1947年3月起，国民党军由对全国各个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转为对陕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而在这两个战场之间的晋冀鲁豫战场上，兵力有所削弱，形成两头重中间轻的“哑铃形”态势，企图利用“黄河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到6月间，从山东省东阿至河南省开封250公里的黄河防线上，仅有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部整编第五十五师、第六十八师和



地方保安团队担任防守。整编第五十五师师部率第二十九旅位于郛城、皇姑庵地区，其第七十四旅、第一八一旅分别位于萧皮口、鄆城地区；整编第六十八师师部位于菏泽，其第八十一旅、第一四三旅、第一一九旅分别位于东明、杜集、毕寨地区。另有整编第七十师（两个旅）位于嘉祥地区机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在1947年5月下旬结束豫北攻势后，即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中原出动、转入外线作战的既定方针，组织部队休整，做好外线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政治动员，调整组织，补充兵员和武器粮弹；颁发《敌前渡河战术指导》，进行战前训练；成立渡河指挥部，对预定渡河地段的地形、敌情、水情作详细侦察；修造船只120余艘，训练水手、船工；组织民兵、民工5万余人支援前线等。6月，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月底强渡黄河，先在鲁西南地区歼敌，尔后向大别山进击，在鄂豫皖边界地区实施战略展开。刘伯承、邓小平根据这一指示和国民党军设防情况，部署集中4个纵队又两个独立旅，从山东省阳谷以东张秋镇至菏泽以北临濮集150公里的8个地段上突破黄河防线，拟首先发起鲁西南战役，歼灭刘汝明集团，并在运动中歼灭来援之敌一部，然后向大别山挺进。具体部署是：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于6月27日先行秘密渡河，在戴庙、蔡家庄地区接应第一纵队渡河，并配合第一纵队、第二纵队行动；原在黄河南岸的独立第二旅在旧城集、临濮集地区接应第六纵队渡河，并配合其作战；第一纵队于魏家山、张堂等渡口渡河，在独立第一旅协同下，围歼郛城及其以北守军；第二纵队于孙口、林楼等渡口渡河，以1个旅围歼皇姑庵守敌，主力插至郛城以西协同第一纵队作战；第六纵队于李桥、于庄等渡口渡河，围歼鄆城及其西北地区守军；第三纵队为战役预备队，进至白衣阁附近，视情况随第六纵队或第二纵队渡河，扩大战果。在主力渡河的前一天，以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各一部和豫皖苏军区部队在黄河两岸分别向当面之敌发起攻击，迷惑和牵制敌军。

自古大军远征，不可无诗。诗言志，抒豪情。因此，古人曾有“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等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著名诗句。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离开晋冀鲁豫解放区远征之际，革命老区左权县的一位民间诗人，送来一首步明世宗《送毛伯温》韵的《大将南征》诗，表达老区人民对太行子弟兵的殷切期望。诗曰：

大将南征胆气豪，战士请缨励枪刀。

朝辞父老群情激，暮渡黄河浊浪高。

中原逐鹿我必胜，瓮底捉鳖敌难逃。

何期打到南京去，扬子江边洗战袍。

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战略方针，1947年6月10日，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组成晋冀

鲁豫南征野战军（亦称“刘邓野战军”），执行挺进中原、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任务。6月23日，野战军指挥部率南征大军由安阳地区向濮阳、寿张地区出动。

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纵队共13个旅12万余人，以突然勇猛的动作，对国民党军从山东到陕北形成的“大哑铃形阵势”实行中央突破，在鲁西南张秋镇至临濮集间强渡黄河，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歼敌一部。这一重大战略行动，震撼了整个中国和正在关注中国形势发展的国际舆论界。

经过一个白天和两个晚上，晋冀鲁豫野战军12万大军“神兵天降”般地渡过蒋介石宣称“可抵40万大军”的黄河天险，在黄河南岸建立了强大阵地。

段君毅在孙口渡口陪刘伯承、邓小平渡河后，刘伯承指示要发一些酒、肉，慰问帮助人民解放军强渡黄河的船工和群众。刘伯承、邓小平并签发嘉奖电称赞渡河的船工和群众：“不顾敌人的炮火和敌机的骚扰，不顾日夜疲劳，积极协助我军渡过大反攻的第一个障碍……为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立了大功！”充分表达了对人民群众的关怀与感谢。

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部。美国驻华大使也惊呼：“这简直是惊人的事件！不亚于当年法国‘马其诺防线’被攻破！”

回顾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从总体上、从全局上、从全国范围的战略形势看，长期以来，一直是敌人“围剿”，人民军队反“围剿”；敌人“扫荡”，人民军队反“扫荡”；敌人战略进攻，人民军队战略防御。这种战略格局，到1947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后，才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渡过黄河的第二天，在一间普通的农村小学教室里，刘伯承、邓小平召集各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研究行动方案。邓小平指着墙上的地图说：“由于一年来我军在内线作战大量歼敌的结果，蒋介石被迫放弃他的全面进攻，而在山东和陕北两翼，集中兵力进行绝望的所谓重点进攻。现在，山东敌人聚集了60个旅，45万人；陕北15个旅，14万人。正像刘司令员讲的：敌人搞的是‘哑铃战略’，把两个铁锤放在山东和陕北，我们晋冀鲁豫战场是联系东西两战场的中间地带，正像这两个哑铃的‘把’。现在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砍断这个‘把’，把战争从解放区引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和全国各个战场兄弟部队一道，在党中央的统一号令下，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这时，刘伯承说：“山东按着敌人的脑袋，陕北按着敌人的两条腿，我们拦腰砍去。”

邓小平接着说：“这一刀一定要砍好，一定要砍在敌人的要害部位。”

刘伯承又说：“一年来敌我悬殊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敌人的力量还是



很大的。我们不能低估。这就决定了我们野战军实施战略进攻的方式，不是逐城推进，而是跳跃式的。我们要大胆地把敌人甩在后面，长驱直入地跃到敌人的深远后方去。你们看，大别山这个地方，就像孩子穿的‘兜肚’，是长江向南面的一个突出部。我们跃进到大别山，就可以东胁南京，西逼武汉，南抵长江，驰骋中原。这时候北面的敌人就会被吸引一部分到我们这边来，山东、陕北和其他战场的担子就可以减轻一些，他们不但可以在内线继续歼灭敌人，而且可以抽出更多的兵力打出外线。这样，我们的担子就会加重，困难就会增多。不论在跃进途中，还是到了大别山，我们都会遇到……”

邓小平接下去说：“革命就是困难的事。对这次行动中的困难，大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这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但是，我们是在全国各战场大举战略进攻的形势下，在全国人民，特别是解放区人民热烈支援下来执行党中央规定的战略任务的。在蒋介石统治区，我们的游击部队还会配合和接应我们，所以，我们的行动，决不是冒险，而是一个勇敢的行动。”

邓小平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挺进中原战场的战略预测。他说：“毛主席指出：我们到大别山可能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退了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力争第三个前途，争取为跃进到大别山，并在那里站稳脚跟而斗争。跃进大别山，解放中原，这是中央的第一步棋；下一步棋，就是以中原为阵地，再来一个跃进，打过长江，解放全国。”

邓小平在讲话中进一步分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挺进中原战场的重要战略意义。他指出：“大家还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我们现在不打出去，情况将会怎样呢？当然，我们在内线还可以继续歼灭一些敌人，但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会渐渐消耗殆尽，我们很难持久地打下去，蒋介石就是希望把战争放在解放区里进行，这样来彻底摧毁解放区，达到消灭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罪恶目的。”

最后，邓小平坚决地表示：“我们要打出去，破坏蒋介石这个恶毒的反革命计划。”

邓小平在讲话中回顾了“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历史教训。他说：这里，我想起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五次反“围剿”的教训。当时毛主席几次提出要红军主力打到外线去，展开战略进攻，外线和内线结合起来粉碎敌人的“围剿”。可是当时的教条主义者不让这么办，结果来了个大搬家，长征。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今天，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我们是一定能够胜利的。

这是一次刘伯承、邓小平阐述千里跃进大别山、挺进中原的战略意义的会议。

散会后，与会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各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们各自思考着刘伯承、

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骑上战马，从田间土路上奔驰而去。这些老战士们，大多来自发源于大别山区的红四方面军，他们魂牵梦绕的亲人和家乡就在大别山区。他们所思考和渴望的，一方面是久别的故土和亲人，一方面是怎样带领着部队胜利完成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战略任务，把锋利的钢刀插入敌人的心脏。

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以后，随即发起鲁西南战役，先声夺人，大量歼敌，给国民党军以极大震慑。

当时，慑于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强大声威，担负国民党军黄河防线守备任务的刘汝明急令整编第五十五师第七十四旅、第二十九旅退集郛城，整编第六十八师主力和整编第五十五师第一八一旅退守菏泽。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4个旅在独立第一旅配合下，当即包围郛城，并于7月2日攻占该城四关。晋冀鲁豫野战军其余3个纵队进至鄆城、皇姑庵地区，待机打援。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渡过黄河后，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兼徐州司令部司令顾祝同甚为震惊，慌忙从豫北、豫皖苏边界地区抽调3个整编师又1个旅，连同整编第七十师组成第二兵团增援鲁西南。该兵团司令王敬久以第一五三旅进至定陶，与退守菏泽的部队组成西路；以地方团队防守曹县城；以整编第三十二师、第六十六师各两个旅经金乡北上，会同整编第七十师组成东路；将整编第五十八师及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九九旅配置在金乡作为后应。企图以整编第五十五师坚守郛城，吸引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城下，然后以东、西两路援军向北钳击其侧后，迫其背水作战。刘伯承、邓小平识破了敌方这一企图，立即采取攻其一点（郛城）、吸其来援（金乡）、啃其一边（定陶）、各个击破的方针，以第一纵队等部攻取郛城；以第二纵队和第六纵队迅速从东、西两路援敌之间向南，攻占定陶、曹县；以第三纵队进到定陶以东待机。7月8日晨，第一纵队攻克郛城，全歼敌军整编第五十五师师部及两个旅。10日夜，第六纵队攻占定陶，全歼敌军第一五三旅；第二纵队收复曹县城；第三纵队到达定陶以东地区。

7月10日，国民党援军东路整编第七十师（1个半旅）、整编第三十二师和第六十六师主力，分别进至六营集、独山集、羊山集地区，由北向南摆成一字长蛇阵。晋冀鲁豫野战军当即调整部署，转兵东进。13日拂晓，第一纵队将位于六营集的敌军整编第七十师、独山集的整编第三十二师隔开，并切断其与羊山集整编第六十六师的联系。当日中午，第二纵队在谢家集歼国民党军1个团，随即向东协同第三纵队包围羊山集。王敬久发觉所部被分割后，举棋不定，先令北边的整编第七十师和南边的整编第六十六师向中间的整编第三十二师靠拢；复令整编第三十二师向北接应整编第七十师，再向南靠拢整编第六十六师。整编第三十二师在第一纵队追击下，师部率1个旅逃入六营集与整编第七十师会合，其第一三九旅则被第一纵队和第六纵队一部迫歼于逃往嘉祥的途中，防守嘉祥城的整编第七十师一部也被迫向济宁撤退。与此同时，第六纵队主力紧缩对六营集的包围圈。刘伯承、邓小平考虑，六营



集为仅有 200 户人家的村庄，粮食饮水奇缺，敌军两个整编师师部和两个半旅挤在这一狭小地区内，若对其四面围攻，敌必作“困兽之斗”。因此采取“围三阙一”部署，以第一纵队在六营集以东布成袋形阵地，以第六纵队于 14 日 20 时由西向东对六营集发起猛攻。敌军整编第三十二师、第七十师向东突围，被第一纵队全歼。

7 月 15 日，第二纵队与第三纵队对羊山集发起攻击，但因该处守军以羊山作依托，南侧地形低洼、积水较多，虽经两天激战，进展不大。此时，蒋介石得知整编第三十二师等部连续被歼和羊山集整编第六十六师告急等情况，于 19 日飞抵开封坐镇指挥，从西安、洛阳、豫北、山东、汉口等地抽调 7 个整编师又两个旅向鲁西南驰援；20 日，又令王敬久率整编第五十八师和第一九九旅，在飞机、坦克掩护下由金乡北上，以解羊山集之围。刘伯承、邓小平为争取先机之利，以独立第一旅与第二旅进至万福河阻援，将敌军第一九九旅和由羊山集出来接应的 1 个团全歼。接着，集中第二纵队、第三纵队、第六纵队于 27 日对羊山集发起总攻，战至 28 日晚，全歼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

在鲁西南战役最后攻打羊山集的敌六十六师时，负责主攻的部队指挥员以为该敌已是瓮中之鳖，很快就可以歼灭，因此轻敌大意，准备不周，结果多次进攻都未能奏效。以后，又增加了一些部队再次发起攻击，还是未能获胜。这时，负责攻击部队的指挥员打红了眼，想用硬打死拼的办法去消灭敌军。但由于时间拖得较长，已影响了下一步的战略行动。

刘伯承、邓小平虽然心里很着急，但不愿把这种情绪轻易表露出来而责备部队。刘伯承、邓小平打电话给主攻纵队负责人说：“敌人防御配系的重点在哪里？弄清楚没有？我们的突破口选择有什么问题没有？你们到前边亲自看过地形没有？”这一席话问得主攻纵队的负责人哑口无言。随后，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提醒下，主攻纵队负责人亲自到前沿阵地观察地形，找出敌军防御配系的薄弱环节，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发起总攻后，很快一举歼灭了敌人。

原来，羊山集背后靠山，三面有水沟相隔，敌军接受了郛城等地被歼的教训，利用羊山制高点进行固守防御。主攻纵队负责人前几次因为把突破口选择在东面和南面，一来因为有水不好打进去，二来受敌军制高点火力的封锁，打进去了也难向村子纵深发展。第五次攻击，由于主攻纵队负责人进行了周密侦察，抓住了敌军的要害，重新改变了作战部署，不到两天，就把羊山集的敌军全部歼灭。刘伯承、邓小平立即嘉奖了攻打羊山集的部队，表扬了其英勇顽强、不畏艰苦的战斗作风，鼓舞了主攻纵队的士气。

鲁西南战役，晋冀鲁豫野战军采取南北牵制，宽正面、多地段的突然动作强渡黄河，积极创造与捕捉战机，调动敌军就范，把攻城与野战、分割与围歼相结合，创造了以 15 个旅的兵力歼敌 4 个整编师共 9 个半旅约 6 万人的战绩。这一战役打乱

了国民党军在南部战线的战略部署，开辟了进军大别山的道路。

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进入鲁西南地区以后，通过将近1个月的连续作战，获得了初战的胜利。

但是，形势却越来越紧急，需要刘伯承、邓小平当机立断作出决定。是继续歼灭了敌人再南进，还是撤开敌人立即行动？需要根据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全局来决策。

当时，从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情况来看，已经连续打了20多天的仗，没有休整；大批俘虏刚刚补入部队，对千里跃进大别山还没有进行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但是，刘伯承、邓小平坚决地执行中共中央、毛泽东交给的战略进攻任务。为了完成这项异常艰巨的历史重任，就是刀山也要上，就是火海也要闯。刘伯承、邓小平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认为从全国战局来说，晋冀鲁豫野战军越早出动越有利。在山东战场和陕北战场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晋冀鲁豫野战军迅速从中路突破，打到外线，调动国民党军，便于陕北和山东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并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从敌情方面来说，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久留也不利。据有关情报，为了挽救败局，蒋介石在7月20日飞到开封，从山东、洛阳、郑州、西安等地调集20多万人马到鲁西南，企图利用晋冀鲁豫野战军背水作战的不利地势，把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在黄河南岸。晋冀鲁豫野战军如果继续和敌人纠缠下去，会延误南下的时间，即便再消灭敌人几个旅，对全国战局也不会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刘伯承和邓小平说：“敌人是爱搞‘饭馆子战术’的，叫你吃了一顿又一顿，想把你胀死。”

当时，蒋介石还有一条毒计，阴谋决黄河大堤放水，把晋冀鲁豫野战军和黄河南岸数百万人民“淹死”在鲁西南。那几天，大雨不停，河水猛涨，敌人飞机天天轰炸河堤。黄河万一决口，情况实难设想。在这种情况下，晋冀鲁豫野战军立即行动，显然是有利的。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进入鲁西南地区后，有情报说，驻菏泽敌军准备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要扒开黄河堤坝放水，妄图“以水代兵”，阻拦人民解放军进攻。8月5日深夜，刘伯承亲自给段君毅打电话，要段君毅和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凌晨赶到司令部。他们奉命按时赶到后，只见刘伯承、邓小平的住室已被水淹，鞋子也漂了起来。见面后，邓小平立即向段君毅询问黄河水情，担心黄河决口。段君毅捧起屋里的积水对邓小平说：“不会是黄河决口，如果是黄河水，定是泥汤，水会继续上涨。现在屋子里是清水，也没有上涨，说明是雨水泛滥。”邓小平虽然认为“你是黄河边人，有此经验，说得有道理”，但是，刘伯承、邓小平仍然心急如焚，一面指定王秉璋等乘车前往黄河堤坝探明水情，一面要李达参谋长和段君毅研究，一旦黄河决口，10余万部队的转移方案。后经查明，由于中



共地下组织通过统战关系，派代表直闯敌营，警告敌军将领：谁如果胆敢炸开黄河堤坝，谁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谁就是战争罪犯；不管他将来逃到天涯海角，中国人民也必然要将他缉拿归案，予以严惩。敌军将领慑于民族大义和中共代表的严正警告，未敢在黄河炸堤决口。邓小平曾说：“我这一生，这一时刻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跳动！”

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行动，关系到整个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发展的全局、关系到中国革命发展的全局。因此，对于黄河是否决口问题，身负重任的刘伯承和邓小平不能不表示极大的关注和重视。